

未名译库·基督教文化译丛

旧约概论

[英] 约翰·德雷恩著
许一新译
摇摇摇摇摇摇



摇图书在版编目 (悦) 数据

团队精英

搖陽星苑歸隱園裏載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5404 号

搖悅舞廳

搖遭驚驚社孕遭驚驚早責驚 韵曾類對 秘長華堂

搖悅霽體李梁成國蒙桂蒙利膝占葉計體操學世驚暈賦此蒙甲

搖粵籍樂隊鄰地勸性勸果甚猛猛猛對援

援建项目 硕果累累

摇书 名：旧约概论

著作责任者：〔英〕约翰·德雷恩摇著摇摇许一新摇译

责任编辑：游冠辉 摇刘峤

标准书号：陈犀庵著 陈犀庵著 陈犀庵著 陈犀庵著 陈犀庵著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摇北京大学校内摇

网 址：[http://www.shanxi.gov.cn](#) **电子邮箱：**[shanxi@sx.china.com](#)

电 话：邮购部 010-63795074 发行部 010-63795075 编辑部 010-63795076 010-63795077

排 版 者：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印刷者：

愿园毫米伊圆厘米摇粤瑶员猿豫印张摇猿圆千字

第 1 次印刷 第 1 版 1990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第 1 版 1990 年 5 月

定 搖 價：圓貳圓伍分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搖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丛书策划：

游冠辉 孙毅

基督教文化译丛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王忠欣 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王晓朝 清华大学教授

许志伟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李秋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何光沪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杨慧林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庆熊 复旦大学教授

张祥龙 北京大学教授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

罗秉祥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

赵敦华 北京大学教授

温伟耀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902年 12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3年 1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 190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大学堂。同年 12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3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更是以空前的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二三十年代,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及“万有文库”中的许多译者来自北大。一百年来,在北大任教过的严复、林纾、鲁迅、周作人、杨昌济、林语堂、梁实秋、梁宗岱、朱光潜、冯至、曹靖华、金克木、马坚、贺麟、洪谦、宗白华、周一良、齐思和、唐钺、刘振瀛、赵萝蕤、杨周翰、郭麟阁、闻家驊、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高名凯、王力、袁家骅、岑麒祥等老一辈学者,以及仍在北大任教的季羨林、杨业治、魏荒弩、周辅

成、许渊冲、颜保、张世英、仲跻昆、刘安武、桂裕芳、蔡鸿滨、厉以宁、朱龙华、张玉书、范大灿、王式仁、陶洁、顾蕴璞、罗芃、赵振江、赵德明、杜小真、申丹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以扎实的外语功力、丰厚的学识、精彩的文笔译介出了一部又一部外国学术文化名著，许多译作已成为传世经典。在他们的译作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和对科学文化的关怀，为我们民族不断地了解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桥梁。

值此北大出版社建立五周年之际,我社决定推出大型丛书“未名译库”(原定名为“未名湖译丛”)。 “译库”为综合性文库。文库以学科门类系列及译丛两种形式出版。学科门类系列包括:哲学与宗教系列、文学与艺术系列、语言与文字系列、历史与考古系列、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列、传播与文化系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列、经济与管理系列等。译丛为主题性质的译作,较为灵活,推出的有“经济伦理学译丛”、“新叙事理论译丛”、“心理学译丛”、“基督教文化译丛”等等。“未名译库”为开放性文库。未名湖是北大秀丽风光的一个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北大“包容百川”的宽广胸襟。本丛书取名为“未名译库”,旨在继承北大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传统。我们将在译库书目的选择(从古典到当下)和译者的遴选上(不分校内校外)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我们确信,只有将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将长期坚持引进外国先进文化成果,组织翻译出版,为中国人民服务,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图书的选目与翻译上存在不少疏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翻译界提出批评建议,使“未名译库”真正成为一座新世纪的“学术文化图书馆”。

《未名译库》编委会

圓曆元年 猿月

“基督教文化译丛”总序

摇摇基督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基督教从创立至今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年的历史中,基督教从它的发源地巴勒斯坦扩展到全世界各地,成为世界上信徒最多、影响最大的宗教。两千年来,基督教一直在塑造着人类的文明,影响着它传到之处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文化碰撞和融合。

由于基督教文化在西方已成为主流文化,人们常常把基督教看作西方人的宗教。事实上,基督教发源于东方的巴勒斯坦地区。基督教最初传入欧洲的时候,与希腊罗马文化格格不入,在文化上受到强烈的抵制。经过两个多世纪的相摩相荡,基督教才与希腊罗马文化逐渐融合,并最终进入西方文化的主流。如今,基督教已经成为西方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渗透在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基督教,也就不能真正理解西方文化。

然而,基督教并不仅仅属于西方。基督教在西方之外的许多地区正在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唐朝。早在公元 635 年,聂斯脱利派传教士就把基督教带到了中国,当时称为景教。在元朝,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当时称为也里可温教;明清时有天主教;19 世纪初,新教开始传入中国。从基督教传入中国到现在,已有十几个世纪。在这十几个世纪中,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产生了多次的碰撞,但始终没有真正进入中国主流学术文化界的视野。由于历史的原因,在 19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基督教在中国常常被视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或反科学、反理性的迷信而遭到抵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宗教政策的落实和国际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尤其随着冷战结束后宗教在文化冲突与融合中所占地位的日益突出,人们对基督教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基督教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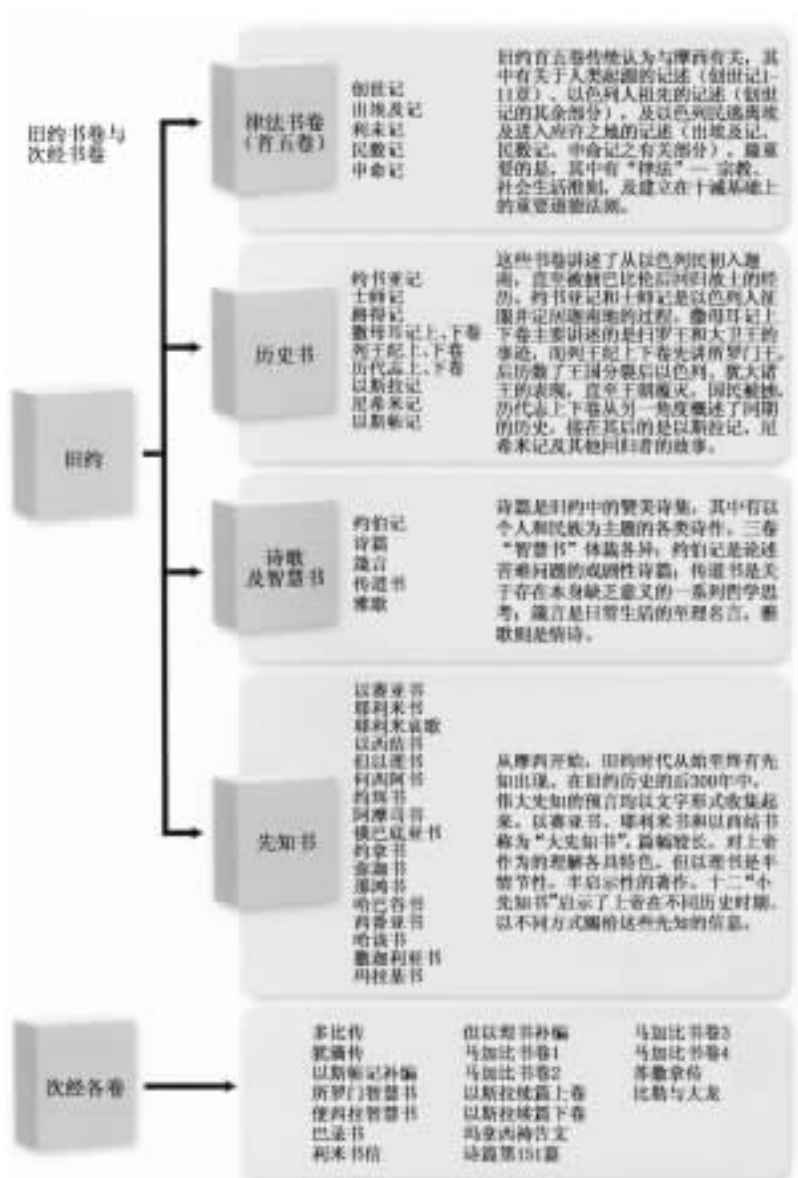
年来,许多大学成立了宗教系和基督教研究所。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满足中国学人了解和研究基督教的需要,我们推出了这套“基督教文化译丛”。这套译丛旨在从学术的角度对基督教及其对文化的影响进行全面的介绍。基督教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基督教的典籍《圣经》是如何形成的?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什么?基督教在历史中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基督教对人类文化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基督教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基督教学者研究的问题,也是许多普通文化人关心的问题。这套译丛有两个侧重点:一方面,它将从基督教的典籍《圣经》、基督教的核心人物耶稣基督、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的神学思想等方面对基督教进行尽可能全面的介绍;另一方面,它将着力于体现基督教与文化的关系,其中包括基督教对西方哲学、文学、伦理学、艺术、教育、法律等方面的影响。

我们力求选择各个领域中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使它们能够较为深刻地体现基督教信仰的本质,较为全面地展现基督教文化的精髓。为了满足更多读者的需要,译丛尽可能选择具有较强可读性、能被一般受过教育的读者所理解的著作。我们相信,这套译丛能帮助中国学人更深入地了解基督教及其对人类文化的深刻影响。

游冠辉 孙摇毅

二〇一〇年 苑月于北京



旧约书卷与次经书卷

第一章 摇旧约综览

从世界古文明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中，没有一部像希伯来圣经那样，非一读就无法弥补缺憾，或者说非引人一读不可。它是举世无双的经典，被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奉为圣典。仅因此，也使它不仅保留至今，且广为流传，甚至对离其文化、宗教背景甚远的人们，也同样具有无穷的魅力。尽管其中的故事年代久远、地域生疏，如今读来仍觉得饶有兴味。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怀疑之风日盛，且把怀疑说成是“科学”的后现代社会里，千千万万的心灵寻求者却被一种可能性强烈地吸引着，那就是从古典的文献中，发现尘封众多世纪的灵界（即物质世界以外之境界）真相，从而找到人类未来的方向。无论我们对希伯来圣经——即圣经旧约——还能说些什么，其中有许多难解之谜，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旧约篇章之间蕴藏着古以色列民族的文学宝藏，同时也涵括了迄今所知的世界文明形成期的历史，这段历史始于石器时代，止于罗马帝国时代。也就是说，旧约书卷写成的时间离我们最近的，也有两千多年之久了，而最早期作品的来源，已湮灭在远古的迷离之中。况且，旧约不是一堆索然乏味的故纸，相反，它以独特的方式熔史诗故事、历史记载、人生哲理、诗歌以及政论等于一炉。其中的奇遇、险情和悬念，恐怕惟有好莱坞惊险影片才能与之媲美。而且旧约里一些脍炙人口的故事，也确实被用作不少电影的素材。不仅如此，对当今世上亿万常读圣经的人来说，旧约历久弥新，依然能给他们的人生带来深刻的启迪。

稍事浏览便不难发现，旧约不止是一本书，它是一个文库。单单是它多样的内容就可以部分地解释其魅力何以历经岁月而不衰。不同品位、心态、心理的人，从犹太民族英雄如摩西、底波拉、大卫、以斯帖等人的史诗，到隽永的约伯记和传道书等不同篇章中，各有所得。其中动人的故事——或是勾心斗角，或是回肠荡气（有时甚至让人

五内不安)——与追寻人生意义的哲学探讨相间。当然,要想真正读懂这些风格迥异、内容不同的书卷,并非易事。过去近二百年来,学者们寻求明了并解释出书卷的来源、书卷与作者生活和工作的年代之间的关联,与此同时,他们推出了多种理论。大多数假说未几就被证实难以成立,而且在 19 世纪的后 50 年中,甚至被上几代人认为已成学术定论的一些看法也被推翻了。但是有一种见解却被公认至今,那就是,若想尽可能完全地认识希伯来圣经,就必须对各卷书成书年代的社会生活状况有深刻的挖掘。解释这些文字更需复杂而多层次的努力,其关键是要廓清 这些书卷最初的写作本意如何?书卷与作者、当时读者的需求和期望之间有什么关联?对同期其他文化的了解能对我们认识古代以色列民族有什么启发?为解析这类问题,需要许多专门学科的参与,除最明显的宗教信仰方法论等学科以外,还包括考古、社会分析、文学理论、历史的研究,等等。

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旧约学术界多强调其资料的多样性,而在它的源人群看来,各卷之所以凝聚于一体,是由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它们同属一个故事的不同组成部分,而且这个故事的焦点在于一系列心灵的了悟,没有这些了悟,就几乎不可能理解旧约作者们想说明的是什么。旧约作者所关注、追求的事物虽各不相同,这些作者所处年代也可能相距很远,但他们都认同一点 他们所写的书卷,以及书中反映的民族经历,其动因不是来自社会、经济或政治,而是因为上帝的活动运行在其中。从表面上看,各个故事表现的都是人间世情,而希伯来圣经却是一部深不可测的宗教典籍。它毫不含糊地告诉人们,这个世界以及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创造宇宙万物并掌管历史的超然存在——上帝——以某种我们不了解的方式在工作。而且这位上帝不是遥不可及、无法感知的神秘力量,相反他是有位格的存在,人类不仅能够,而且历来同他有着密切的交往。旧约首卷(创世记)开篇就昭示了这一启示,其后的各卷又多次诠释并强调这一启示。当今的读者无疑会对这种看似过分宗教式的宣称,做出各自不同的反应,我们后面的章节中会对其中的一些加以评述。不管人们的反应如何,如果我们不认真用旧约的观点去理解旧约,就难免流于对其内涵、意

义十分片面的认识。

旧约的故事梗概

最初接触旧约的读者常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难以从纷乱的情节中辨认出贯穿其间的历史主线。这与各书卷如何在诸多世纪中演变成现有形式有关系，同时也因为整部旧约经过了各种编辑过程，才有了现今的形式。了解这些，从看似矛盾的说法中发现全书的共通之处，就不会感觉困难。比如，全书总框架清晰地表明，上帝对世界拥有普遍的裁判权，但其叙述的相当大部分说的似乎又与此几乎相反，大多数早期故事中的上帝，仿佛只是以色列民族生活中的现实。像这类矛盾，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会着重讨论，在这里，我们值得一做的是将旧约所记载的历史做一概括。学者们时常忽略的一点是，不管你对各书卷的具体来源做何评价，这些书卷之所以能以特有的形式汇集成希伯来圣经，是有特定目的的。这目的就在于以全书，并通过由各位作者所叙述的不同的故事，向人们传递一个共同的启示。虽然分卷研究其中的事迹并没有错，但整部旧约的含义还应从成品的总体上去考量。正如一餐精心烹制的佳肴，其意义并不在使用了多少作料，旧约的意义也同样超越了其各部分的局部认知。

旧约的舞台是广阔而国际性的，它以全书为剧本，又聚光于一特殊人群的活动之上。其中人类之初的故事情节涵盖了绝大部分的远古历史，但没过多久，作者就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吾珥城里一对无儿女的夫妇——亚伯拉罕和撒拉（创世记 12:1-13:18）。这对原本不太可能做父母的夫妇，后来成为一国一民的祖先，到前几个故事的末了，这个民族已经定居在肥美宽阔，被描绘成“流奶与蜜之地”的土地上了（申命记 32:13-14）。从创世记到申命记的各卷中，讲述了亚伯拉罕子孙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以及他们的后代如何沦为埃及人的奴隶。在以色列最早期的历史叙述中，这一被迫为奴的阶段成为他们经历的转折点。强悍的领袖摩西曾在埃及王室受过完备的训练，在他领导下的这段历史，后成为以色列民族意识的核心成分。旧约后世的作者们毫不怀疑，甚至为奴的经历，也是上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3book.com

对他们民族计划的一部分。公元前 13 世纪,有洞见而敏感的先知何西阿,将这一时期的上帝描述为慈祥的父母(照原文想像,或许更像是母亲),而以色列则是上帝的婴孩:“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待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夹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何西阿书 12:1-4)。过了大约二百年,在以色列人经历了更多的劫难之后,这仍然是以色列信仰的核心,先知以西结安抚同胞的一番话突显出这一信念:“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察看的流奶与蜜之地 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以西结书 34:13-14)。

逃 离 埃 及

在逃脱埃及人的奴役这一戏剧性的情节中(该事件后被称为“出埃及”),以色列人的命运开始显出端倪。但在出埃及与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迦南)两者之间,还有上帝在西奈山向摩西颁布律法这一情节。旧约作者们反思自己民族经历上帝的意义何在时,总是不忘将



埃及古老而灿烂的文明,当初一定使希伯来的奴隶们称奇。图为位于卢索尔的卡纳克神庙。

第一章 旧约综览

律法(摩西五经)放在一个中心的位置上。颁布律法时的情景被描写成为惊心动魄的严重时刻:“西奈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地震动……摩西就说话,上帝有声音答应他”(出埃及记 19:18-19)。

在西方民主价值观的环境中长大的人们看来,希伯来圣经中的律例典章(大多包含在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三卷之中)可能显得过分严苛、不近情理。或许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以色列人从来不这样认为,在他们心目中,上帝是值得荣耀、尊崇的,遵从律法的要求从来没有被看作是沉重的负担。相反,他们把遵守律法当成满心快乐的事。原因是,他们看到的不是西奈山上的烟气、烈火,而是在那之前发生的一切。在这个背景之下,他们可以体会到,上帝的律法牢固地建筑在他的慈爱之上,对那些因得到意外且白白赐予的恩惠而满怀感激的人来说,持续地恪守律法是心甘情愿的爱的表示。十诫的开头语不是训示,而是提醒人们上帝的慈爱 and 神性,这并非出于偶然。开头语是这样说的:“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出埃及记 20:2)。



上帝应许以色列人,让他们在肥沃的国土上定居。种植橄榄树后成为以色列人农业的一部分。

一段经历过后,可追溯到亚伯拉罕、撒拉时代的游牧生活,为新

环境中的农耕、定居生活方式所取代。这时，以色列人也开始对自己的信仰感到疑惑。在此之前，他们所认识的是摩西所敬奉的耶和华，是属于沙漠旷野的神。眼下面临的新问题，开始使他们感到没有把握：这位上帝懂得种庄稼吗？他知道如何让羊多产仔吗？在如今科技发达的时代，这些问题听上去未免太愚昧，而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问题的答案关系到他们的存亡，而寻求答案的种种挣扎，尔后又贯穿于旧约的整个历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以色列人定居的这片新土地上，外邦人以前一直在拜各种神灵，这些神灵看来在农事上很灵验。因此，究竟是忠实于耶和华——沙漠旷野之神，还是改拜迦南诸神——巴力、押舍拉柱像、阿那特及当地人的众神？于是，一场新的、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开始了。以色列民众受到的诱惑是，离弃自己的真神去拜其他的神祇，其后展开的以色列民族史诗，描写了从早期的所谓“士师”开始，民族英雄们如何准备与信仰的背叛行为抗争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形每况愈下，乃至先后多少代的伟大先知，都在斥责以色列人背离自己的真神上帝而拜假神。

以色列的衰亡

旧约故事描写道，以色列的国运在大卫、所罗门时代（通常认为约公元前 960—前 480 年间）达到兴盛的顶峰。继之而来的却是严重的衰败，强盛的王国分裂成为南北两半，接着北国以色列沦陷了，未几，南国犹大也落得同样的下场。从仗义执言的以利亚，到深沉内省的耶利米，南北国的先知们都在抨击国内社会和政治上的腐败，他们确信腐败必导致国家的灭亡。尽管先知们针对的情况、年代不同，但他们异口同声地指出，由于人们对上帝在西奈山上颁布的律法置若罔闻，却越发喜欢巴勒斯坦的假神，因此以色列必将灭亡。

到了公元前 586 年，南北两个王国都灭亡了。那一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二世攻入耶路撒冷，焚毁圣殿及其他主要建筑物。这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它为以色列民族意识留下的阴影长达许多世纪之久。然而，新的领袖人物从败亡的废墟中，再次唤起了民族的生机。与先前的领袖们相比，他们站得更高，眼光更广大。深重的苦难

促使他们重新评判国策，特别是民族的信仰。劫后余生的人们在痛定思痛的时候得出结论说，这场劫难也是上帝对他们民族计划中的一部分。在检讨以往教训的同时，他们十分肯定的是，上帝并没有忘记他最初的应许。一个新的创举，一次新的出埃及，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再现，上帝的新举措将是面向全世界的，而以色列在新世界中的角色将是“作外邦人的光……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以赛亚书 60:1-3）。

至此，旧约的故事回到了上帝最初的应许，他曾对亚伯拉罕和撒拉应许说，将通过他们一家赐福万族（创世记 22:18）。从那时到新时代，上帝的应许曾多次受到多方的挑战。在政治、经济上，以色列人不断受到威胁，不是来自埃及、迦南人的，就是来自亚述、巴比伦人的。宗教上的威胁则来自内部，以色列人受到诱惑，忘记自己先祖之神——耶和華，转向其他形式的宗教崇拜。先知们抱怨说，拜他神使人将道德、信仰上的责任留在庙宇里，在家庭、社会生活上做的又是另一套。尽管如此，上帝对世界的旨意始终没有改变：“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華……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以赛亚书 44:6）。



图为迦南的巴力（风雨之神）的神像。旧约反复再现了反拜偶像的主题，争论的焦点是：以色列人的耶和華神只是众神之一，还是独一的真神？

对旧约故事的理解

要想对旧约所记述的故事有一概括的了解并不很难，而一旦我们开始挖掘其表层以下的内容时，就会发现在这些引人入胜的书卷之中，也有不少的难解之谜。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将从各种不同的观点，来考察其中的繁复之处。在此之前，我们不妨对旧约的内容及最突出的特征做几点概要的评介，这样能够概括一些解释经文的大原则，以应用在具体问题的探讨上。

- 如今大多数人接触到的旧约,都是基督教圣经的前半部分。这里称之为“旧约”,只是为强调它在基督教圣经中的位置,是与“新约”对早期教会的记载相对而言,并不是指其年代的久远。倘若了解基督教信仰发源于犹太教内部的事实,就不会对基督徒将内容不同的两部分文字视为一体感到奇怪了。在基督教的传统里,导致基督教信仰产生的一系列事件,从来都被看作是旧约里上帝与古代以色列人交往的一个新阶段。如此事实本身就是对旧约的一个重要诠释,旧约并非基督徒所写,它所传达的信息原本也不是基督教的信息。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很久,这些书卷就是犹太人宗教(犹太教)的圣典,而且显然是他们引经据典的主要来源。若想理解这些文字,就必须参照它们的背景环境,以及它们内在的信仰取向。尽管基督徒所谓“没有后续的新约,旧约就不完整”的看法并不错,但仅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观察旧约则永远无法完全明白它。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当代作家不愿使用“旧约”的说法,而情愿称之为“希伯来圣经”或“希伯来正典”。在本书中,我们交替使用两种说法。
- 我们应当牢记的另一个重要之点是,旧约与现代作品的特点截然不同,甚至也不同于新约的各书卷,新约书卷尚且与旧约源于同一个社会、宗教背景,而且从总体上讲,我们对新约各卷的作者、写作缘由都比较清楚。而旧约就不同了,其中很少有几卷书人们能够说出其确切的作者和写作日期。旧约基本上是一部经过编辑的文选,原为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代所写。从没有人坐下来,将新约诸篇收集起来,编纂成一本文集,它是按初期教会宣读的习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但的确有人曾经下工夫将已有的书卷编辑整理成为旧约,使其成为一部首尾呼应的以色列民族志。事实上,不止一个人或一批人做过这样的努力。旧约最早的文献估计在大卫、所罗门统治时期就收集起来,大卫、所罗门时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为这一努力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当时的鼎盛时期,以色列人自然而然地对自己的民族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以重温先贤记载的方式,弘扬正在形成之中的民族意识。在此之前,以色列人无疑也有自己的部族史,一代接一代口口相传,